

贺雄飞 主编

案雄兴亡录 下册



K811
H8 F / 1-3

枭雄兴亡录

(下)

贺雄飞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J020597

枭雄兴亡录（下册）

贺雄飞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字数：340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7-80528-368-0/K·167

定 价：7.00元

编委会成员

顾 问: 龚书铎 王桧林 周彦文

主 编: 贺雄飞

副主编: 蔡秀云

编 委: 王凤梧 王朝瑞 张锦铨 赵慧文 罗恩立

孙国平 杨梦林 贺雄飞 蔡秀云

撰稿人: 王凤梧 王朝瑞 张锦铨 赵慧文 罗恩立

李智礼 孙国平 杨梦林 贺雄飞 蔡秀云

封 岩 林 磊 朱 月 濮 眯 王 俊

高永健 林柏华 蒲学常 艾剑广 吴礼信

王 杰 王瑞泽 王红宇 贺 强 任金锁

巩素芳

主编简介: 贺雄飞,男,祖藉陕西府谷,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现就读于北京经济学院计统系。本书是他主编的第一本专著。另外主编及与人合著的专著:《实用家政学》、《家用消费品购买的技巧》、《家庭主妇必备》、《审计法概览》、《涉外经济统计学》、《中国税法要旨》、《商战名流》、《罪恶启示录》、《喜怒哀乐》、《人生妙语》、《高雅之道》等16部作品将陆续出版。

编委会成员简介:

龚书铎: 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历史研究会会长。

王桧林: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会副

会长。

周彦文：国家新闻出版署政法司处长

王凤梧：北京经济学院马列教研室副教授，电视剧《李大钊》编剧。

王朝瑞：经济学院革命史副教授。

张锦铨：北京市委党校历史副教授。

杨梦林：经济学院汉语副教授。

赵慧文：朝阳区委党校文史副教授。

罗恩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革命史副教授。

蔡秀云：经济学院革命史讲师

孙国平：中国新闻学院中文讲师

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唯物史观，以恣意纵横的笔法，参考详尽广博的资料，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古今中外40多位枭雄的发迹和毁灭。诸如吕不韦、曹操、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雍正、李莲英、张勋、段祺瑞、韩复榘、杜月笙、汪精卫、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二世、拿破仑、巴枯宁等尽在彀中。他们有的口蜜腹剑、两面三刀；有的善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擅长玩弄权术、阳奉阴违；有的则表面上正人君子，内心却虚伪透顶。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兴味盎然，或为其发迹的伎俩惊叹，或为其心狠手辣而切齿，或为其诡计多端而瞠目，或为其投机钻营而拍案，或为其厚颜无耻而可笑，并由此深思，因之借鉴。值得一读。

本书是第一部囊括古今中外历史，并揭露枭雄发迹和官场权力斗争的大百科，并将秘闻性、趣味性、通俗性、艺术性、客观性、知识性巧妙地溶于一体，让人在鲜血、阴谋和滑稽中得到启发和反思。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目 录

秉性险狡，变化多端的军统特务头子	
——戴笠(1)
军阀中的投机分子	
——唐继尧(23)
血腥发家的刽子手	
——徐恩曾(42)
东陵大盗流氓军阀	
——孙殿英(60)
混世魔王	
——张宗昌(83)
工于心计的杀人魔王	
——毛人凤(98)
第一代沙皇	
——伊凡四世(109)
英国历史上被押上断头台的专制君主	
——查理一世(114)
俄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和传奇式人物	
——彼得一世(133)
沙俄女大帝	
——叶卡特琳娜二世(152)

资产阶级的皇帝	
——拿破仑(176)
“神圣同盟”的“盟主”	
——亚历山大一世(195)
从法国元帅到瑞典国王	
——贝尔纳多特(200)
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	
——蒲鲁东(208)
国际共运史上最早的野心家	
——巴枯宁(222)
妄想当国家元首的野心家	
——拉萨尔(237)
英国殖民主义的急先锋	
——戈登(250)
修正主义的开山祖师	
——伯恩斯坦(265)
从理论家到叛徒的轨迹	
——考茨基(278)
内阁主义实践的第一人	
——米勒兰(289)
一个靠宗教获得无上权力的无赖	
——拉斯普廷(297)
唯一寿终正寝的法西斯独裁者	
——佛朗哥(302)
法西斯专制魔王	
——希特勒(317)

希特勒门下的鹰犬	
——戈林(333)
希特勒班子里的“金融奇才”	
——希尔马(348)
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	
——萨拉查(354)
“剃刀将军”杀人魔王	
——东条英机(358)
从铁匠之子到国家元首	
——墨索里尼(371)
墨索里尼的“乘龙快婿”	
——齐亚诺(387)
投机专家 报业巨头	
——赫斯特(393)
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妖魔	
——麦卡锡(396)

秉性险诈、变化多端的军统特务头子

——戴笠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蒋介石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他最能博得蒋介石的欢心和宠爱。戴笠天资凶谲，秉性狡猾、变化多端、反复无常。他的处世哲学是趋炎附势，巧口谄媚、朝云暮雨、唯权是营。其所作所为，都盯着一个“权”字。只要利于升迁和飞黄腾达，他就不惜罗织别人罪名，不惜坑害同僚，不惜出卖灵魂。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

长期以来，他为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出谋划策，苦心经营；他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巩固反动政权，以及保卫蒋介石个人安全等方面，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真是效尽犬马之劳。所以说他是蒋介石佩在身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反共反人民、残杀无辜的最凶恶的帮凶和屠夫。

顽童出世 民团打手

戴笠，字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秋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口镇。他有个胞弟，名春霖，也是个欺世盗名、无恶不作之徒。戴笠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是一个较为能干的农村妇女，也能认识一些字，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戴笠幼时，其母常以那些封建道德来教育他，希望他长大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戴笠的家庭，从清朝末算起，在硖口镇来说，可算得上一个殷实的中等地主家庭，家有良田数十亩，以及庄园和林场数处。但后来由于人口多，又都是纨绔子弟，所以吃饭的多，干活的少，结果入不敷出，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衰落下来，到了戴笠兄弟这一辈，更是到了山穷水尽，家产所剩无几的地步，落得了一个破落地主境况，生计十分穷困，难以维继。当时，其家庭全凭戴笠母亲做些针线活来维持，这样，在其母亲的苦苦支撑下，才使戴笠勉强受完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后更是剽悍粗野，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无恶不作。由于破落地主阶级利益的驱使，在年青时就成为一名乡间团丁队的得力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和镇压贫苦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一马当先，不辞劳累地充当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峻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着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探龙潭，入虎穴，为虎作伥，替主子卖命。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臧仪，形象酷似其父，他不但姿态，动作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他受过高中教育后，便赋闲在家，在乡间依仗其父权势，无恶不作，是一个典型的狗少爷。他在乡间办一所小学，自任为校长，对在该校工作的女性，无不加以蹂躏欺侮，就连自己的亲戚，也难以幸免而被遭踏，实属乡里一霸。

混入黄埔 勤送密报

戴笠成年后，总想飞黄腾达，出入头地。所以不久他便离开地主武装民团，离家当兵，投到军阀周凤歧部队。干了两年多后，又脱离部队，只身跑到上海租界“捞世界”，浪

迹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戴对这种浪迹生活沾沾自喜，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时机。他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嫂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使他流落街头，极其狼狈。但在这段浪迹生活中，使他幸遇的是，结识了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初识这些人时，他们对戴笠看不起，只让他搞搞差使跑跑腿，送茶递水。戴笠颇善察颜观色曲意奉承，他并不因为别人对他看不起，而感到心胸不快，反而认为这是接触和了解上层人物的一个良机，他通过平日上下穿梭，细心观察，他认为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虽然合股开办“恒泰号”交易所，从事证券股票交易，但实际上不象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人不少，十有八九都是些革命党人。他为了向上爬，便想尽一切方法，对这些人阿谀奉承，迎得对他的欢心。一次戴季陶和他交谈，知道他也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一类关心的话，他就顺口而出“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象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流浪到上海来了，但总想为国效力。”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从此以子侄礼相待。蒋介石因和戴季陶关系甚密，他也对戴笠就器重起来了，凡属跑腿出街的事，都让戴笠去干，这就越来越受到戴季陶、蒋介石等的青睐，为其日后的效忠于蒋介石得以发迹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戴笠在上海、杭州既听到了有关蒋的传说，也不时从

报纸上看到一些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他想如果和上边拉不上人缘关系，不会有自己好处，所以，他想趁此机会找找蒋介石，打通渠道升官发财。于是他在民国15年（即1926年）春，结束了浪迹上海的生涯，南下广东投奔蒋介石。到广州后他并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首先想通过戴季陶叔叔去引荐。戴季陶离开上海后，经常和他有联系，知道叔叔依着蒋的关系，几年内官运亨通，青云直上：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常务委员，并任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为校长，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也是广州大学的校长，不找这个响当当的叔叔还找谁呢。他就先找戴季陶，通过他的引荐，成为蒋介石勤务班的一员护兵，他在蒋介石的身旁，是一个天生的鸡鸣狗盗之徒，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内外外的情况都收集起来，并简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然，将纸条当作废纸，扔到纸篓里。戴笠知道蒋没有看时，便从纸篓里拾起来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就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深受蒋介石赏识。不久，经蒋介石安排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队学习，后又转入第六期骑兵科，学骑兵。在校学习期间，蒋介石经常对戴笠布置任务，让他密报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注意黄埔军校同学中的思想情况，收集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于是戴笠便四处活动，积极收集情报为蒋介石效忠。他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索取情报，玩弄了不少手腕，以小恩小惠拉拢下边的人员，他虽然入伍时间不长，但对黄埔军校中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

不吸烟，却随身带有高级香烟和火柴，以此来拉拢人际关系，他不喝酒，可常请人喝酒，兰花豆、花生米、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搞关系学的交际品，无论官长和普通学员都得到过他的好处，所以群众关系不错，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说，这就给他搜集情报，开了方便之门。但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此人来头大，是校长（指蒋介石）交下来的挂名学生，一定会有任务，可是他从来不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给大家的印象是他不是搞政治的，从表面上伪装了自己，由此可以看出戴笠手段的高明，为人的狡诈，活生生的刻画出了这个特务的丑恶形象，口蜜腹剑，阳奉阴违，鬼鬼祟祟，偷鸡摸狗。戴笠也曾说过，入黄埔是混混师生关系，走走过程。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当然也是取才于“密报”二字了。

胡、戴勾结 狼狈为奸

戴笠之所以能好风凭借力，送他上青云，官运亨通的成为蒋介石的宠儿，其中的奥妙不只是和戴季陶有关系，而且也来自与胡宗南的亲密关系。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爱，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对忠于蒋介石的双胞胎，两人在蒋介石的面前相互吹捧，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戴笠何以能认识胡宗南，又为何那样亲热的称兄道弟，这还得从戴笠在杭州浪迹生活时谈起。

戴回忆认识胡宗南的经过时曾说，那是在杭州的酷热的夏天，他只有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每穿一两天，身上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便躲藏在灵隐寺入口处的湖滨，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

他夸口说，虽然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他说得更出神的是他一次在湖滨洗澡洗衣服，交上了胡宗南这个真朋友。他说，寿山（寿山是胡宗南的别号）是当年吴兴乡湖滨师范毕业生，后在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来西湖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将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两人相视一笑。以后戴笠找到了学校去致谢，胡戴从此就结下了生死之交的朋友，也是他走向官运亨通的阶梯。

戴笠南下投靠蒋介石，进入黄埔军校，适逢又遇到了胡宗南，故归相逢，分外高兴，他们自从杭州分手后，来往书信联系。胡宗南1924年2月进入黄埔军校，是第一期学员，他是蒋介石忠实走狗，一毕业就受到蒋的器重，任命为教导一团三营机枪连少尉排长。随即任教导二团一营付营长，后到朝汕，参与组织黄埔军校反共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恰好遇到戴笠，使戴笠以学员的角色，可以直接搜集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而戴笠可以借助胡在蒋心目中的信任，步入上层。因此二人就互相勾结起来，互通情报，胡也经常为戴提供情报和黑名单，然后到蒋介石那里请赏。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前，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情况，都是由胡提供的，就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活动也受到胡戴二人的监视。

胡戴都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一生年华，都是为巩固蒋的江山，效尽全力。但他们深知蒋的品性，他是翻脸

不认人，所以在手下干事，极为小心，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两人互相商量，并征求对方意见，胡宗南是“西北王”掌握军政大权，一次，他准备撤销陕西省主席熊斌，让祝绍国接替，他们俩人商定以后，不慎被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左明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队同学，当时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视为警备司令，左明在西安听到这一消息，为讨好祝绍国，便向祝透露了这一内情，祝又告他老婆，不料很快便传到了熊斌耳里。熊斌便向戴笠打听，戴矢口否认有此事，并立刻调查是谁泄露出去的，最后查出是左明，戴笠大发脾气，立刻将左明免职调到重庆去察看，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有些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和对其他人那样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作法截然不同，而是处处偏袒。不仅如此，甚至连其它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也嘱咐唐纵要先交军统复查一下，这样就无形中又为胡作了掩护。因此，蒋介石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表扬胡的好话，胡在蒋的眼里，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难得人才，深得蒋的器重和厚爱。

戴笠与胡宗南的密切关系，还由戴、胡相约同访陈独秀一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认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致命打击。蒋介石把监视和看护张国焘的任务，交给戴笠执行。但几年来，张国焘的反共宣传，并未起多大作用，故大失所望，也难以对蒋介石交差。戴笠经常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张在戴的威逼之下，曾向蒋介石建议，由

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有关抗战言论编辑成册，以扩大对抗延安的宣传。当时戴曾将此事与胡宗南商量，认为张的建议既是打脱身之计的手法，也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他们估计，他的投靠国民党，再不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在蒋介石面前报不了账，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于是，他们主张将计就计，决定要去访问陈独秀，并准备将1938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陶希圣和周佛海等在“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启事的剪报带去。戴笠认为这一启事是提供陈大骂延安的最好材料，并把这启事的剪报，先送蒋介石看过。蒋介石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并说此事只许胡宗南与戴笠知道，要以私人身份前往访问。当时戴笠和胡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同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况且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更易泄露事情，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传战上反而不利。于是经他们商量后决定，只他们两人去，并准备了水果、茅台酒一类的礼物，微服到四川江津白沙镇去访问陈独秀。

戴笠、胡宗南原想不用真名去访问，但又顾虑一怕不被接见，吃个闭门羹，二怕即使见了面，不被重视，敷衍应付了事。所以还是用了他俩的真名。到江津见了陈后，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且寸步不离地为陈招待客人。见到胡、戴两人时，高语罕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而陈反而问是不是蒋指示来的，似有疑虑和感到突然。在胡、戴作了解释后，陈才慢吞吞地说，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过问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接